

人体从头到脚的趣闻和秘密

亚当的肚脐

Adam's Navel

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UMAN FORM

[美] 迈克尔·西姆斯 著
(Michael Sims)

侯福莉 王欣然 译

中信出版集团

亚当 的 Adam's Navel 肚脐

人体从头到脚的趣闻和秘密

A Na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HUMAN FORM

[美] 迈克尔·西姆斯 著
(Michael Sims)

侯福莉 王欣然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当的肚脐 / (美) 迈克尔·西姆斯著. 侯福莉,
王欣然译. --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9.1
书名原文: Adam's Navel
ISBN 978-7-5086-9438-2

I. ①亚… II. ①迈… ②侯… ③王… III. ①世界史
—文化史—通俗读物 ②进化论—通俗读物 IV.
① K103.49 ② Q11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02995 号

Adam's Navel By Michael Sims
Copyright © 2003 by Michael Sim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亚当的肚脐

著 者: [美] 迈克尔·西姆斯
译 者: 侯福莉 王欣然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01-2018-7473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9438-2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名人推荐语

自然与文化真是那么泾渭分明吗？

——盖伊·达文波特，美国作家、艺术家

虽然人类的思维能力和社会习惯对其自身极为重要，但身体结构的重要性也决不能小觑。

——查尔斯·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

我们存在的载体似乎不是细胞和肌肉，而是形影不定的思维和行为痕迹。

——约翰·厄普代克，美国小说家、诗人

埃塞人说他们的神都是阔鼻、黑肤，色雷斯人则说他们的神有着浅蓝色的眼睛和红头发。

——色诺芬，古希腊哲学家

前 言

完整之躯

我咏颂人之躯体，从头到脚，

不单单是面目，不仅仅是大脑；

完整之躯更值得称扬，

女人和男人一样。

——沃尔特·惠特曼，

美国著名诗人、人文主义者

尼安德特人打过哈欠，图坦卡蒙^①曾经哭泣，
阿基坦的埃莉诺^②打过饱嗝，不用说，紫式部^③也
梳过头，阿斯基亚·穆罕默德一世也曾喜欢把脚高

① 图坦卡蒙（前 1341—前 1323），是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第十八王朝的法老。——编者注

② 阿基坦的埃莉诺（1121—1204），欧洲中世纪最有财富和权力的女人之一。——编者注

③ 紫式部（约 973—？），日本平安时代著名女作家。——编者注

高翘起，路易十五的侍从也渴望能坐下休息。蒙特苏马的士兵们踩过彼此的脚趾、挠过头、眨过眼、吃过饭，他们受伤也会流血，被挠痒也会大笑。不论贵贱，这些人无一不是通过身体来体验人生的极乐与极痛的。历史上有多少对情侣曾相拥爱抚，多少战争受难者曾身心痛苦？和我们一样，他们最恐惧的也是身体遭受损害或消亡的无数种可能，在他们的神话中，也期盼肉体可以重生，因为没有身躯，意识将无所依存。

世界上的文化多种多样，但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都依凭相似的身体，重演着先人的生死历程。走在都市的街道上，你就可以观察到周围人群的多样性。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他们的身高、体形、肤色不尽相同，皮肤光泽、脸部轮廓、眼睛形状、发质也截然不同。人人都有自己的身体，原生文化背景则决定了人们对待身体的方式。在一群人中，有人留着正统的鬓角，有人是先头；有非洲裔的人梳着直发，也有欧洲人顶着一头卷毛；有人手戴人工指甲，有人的脚涂趾甲油；有人胡子精剪，有人佩戴脐环；有人安装着假牙，有人穿着高领衫；有人剃光了腿毛，有人未脱腋毛；有人睫毛修剪整齐，有人脸上涂着胭脂；有人隆胸，有人缩鼻；有人小腿紧绷，踩着高跟鞋；有人戴着华丽夸张、拉长耳垂的耳饰。

如此折腾自己的身体，说明人们对它的反应是复杂且具有创造性的。德国电影导演维姆·文德斯在电影《柏林苍穹下》中，描写了人类拥有血肉之躯的欢愉和困惑，讲述了无形无态的天使厌倦了对人类世界无尽的窥探，渴望拥有人的肉体 and 生

活的故事。剧本由文德斯和彼得·汉德克撰写，创作灵感来自里尔克的诗歌和导演本人对于分裂柏林的切身感受，传达了对于人类司空见惯的“触摸”的强烈渴望。天使渴望握握铅笔、摸摸耳朵、伸伸脚趾、喂喂猫咪，甚至渴望拥有因翻阅报纸而沾染油墨的手指。其中一个天使说：“与其永远悬在空中，我更愿意拥有身体的重量……以结束我的永生，绑缚我在大地上。每行一步，每阵风吹，我都希望能够说‘嘿！’”在跟一个女人有过鱼水之欢后，他说：“我现在终于知道了天使所不知道的。”

我们每天都能尽情享受天使所渴望的奢靡的肉体欢愉。人的身体通过感官来感知世界，存在的不是意识，而是触觉。我们通过身体与世界接触。当我们品味巧克力和香槟时，它们的分子会充盈我们的舌尖；当音乐声响起时，声波会撞击我们的耳膜；我们能够闻到咖啡的香气，是因为它的微粒子通过空气飘进我们鼻子中的接收器；光子入眼，使得我们看见日光辉映下树叶的颜色；还有重要的感官——“触觉”，使得我们能够察觉羊毛衫和棉布衫接触皮肤时的感觉差异，感受到我们所携带的行李箱的质地，以及阳光照在我们轻闭的眼睑上的温暖。

经历漫长的进化，人类终于形成了智人的身躯，成为第一个已知的能够进行自我审视的物种，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人类身体的每一部分都经历了漫长的变化。像禅宗“一瞬万年”的时间观一样，自然科学常采用宏大的生物时间概念，致使我们对变化浑然不觉。我们每天忙碌、东奔西跑、追逐时尚、化

解危机，而忘了我们也像黏液菌和渡渡鸟一样，须遵从自然法则。宗教激进主义者（相信《圣经》的绝对真实性，一般对进化论持怀疑态度）甚至承认，人类也像其他动物一样，会选择配偶、繁育后代，孩子的身高、眼眉遗传自父亲，骨骼、肤色遗传自母亲，随着一代又一代延续，这些特征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而令他们不愿承认的是，人类的演化过程如此漫长而旷日持久。事实上，人类已经改变，并且一直在变。

当这种认知成为我们惯常思维的一部分时，我们便会用不同的眼光来审视周围形形色色的人体。不断变幻的面孔和形体在我们眼前闪过，如同电影特效一般。然而我们也可能会想：人体如黏土一样具有可塑性，整形医生便可以对其补缺、美化、加工、塑形，其实，大自然在很久以前就施展过神功，开始修剪、雕琢人体，使之适应不同的环境。人体的每寸肌肤都刻印着大自然无尽的创造力。我们的鼻梁高高隆起，臀部宽阔，双腿挺拔直立；我们的耳朵有着独特的构造，便于聚拢声音并自动辨别声音的位置来源；我们的肚脐犹如生命之印，证明我们是胎生哺乳动物；和其他有毛发的近亲相比，我们的毛发稀疏，几近赤裸，但保留气味的毛发仍然不在少数。

但是，不管这些确凿的事实是多么让人印象深刻，我们仍不满足于对它们的直白陈述。法国作家安东尼·圣艾修伯里认识到：“事物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而在于我们对它的态度。”人类用象征性的言语来认知世界，而且从来不缺乏想象力。于是，我们在小说中将象征意义赋予自然进程，这大体是我们的

文化常态。比如：我们把人体形容为“生命机器”“灵魂的庙宇”“俗世之累”，这些称呼反映了我们对人体的强大和不足的认识。身体的每一部分及其功能都可以有象征意义。在伊斯兰教中，张开的五指代表“五诫”；摇曳的火焰预示着无脚火神的到来；理发、打喷嚏，甚至剪指甲都代表着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的减弱。其实，诸神都是人按照自己的样子想象并创造出来的。阿特拉斯（希腊神话中受罚以双肩揹天的巨人）将整个世界背负在肩上；强大的斯特莱尼亚（罗马神话中的新年、纯净、健康女神）用健壮的手臂帮助人类；大力士参孙（《圣经·旧约·士师记》中的一位犹太人士师，上帝赐予他超人的力气）的头发不仅是由毛囊生出来的蛋白质物质，上帝还借此赐予他超人的神力，“‘参孙的头发’是力量的源泉”一说也由此而来。

人体的自然历史就像油画的草图，指引人们创作了那些已经褪色的神话传说，也引领着人们追逐现世的流行事物。不管我们声称自己属于哪个社会群体、效忠于哪个社会组织，从根本上讲，我们是灵长动物、哺乳动物、脊椎动物。过去的人们不能理性地解释某种自然现象，迷信便大行其道，为人体全身器官的存在给出理由，甚至敢对美丑、畸形、疾病等现象进行解释，致使人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渗透和影响。在本书中，我们尝试从神话、艺术，以及近代科学的层面，来回答保罗·高更在其画作题目上提出的三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

可见的神秘

这本书与我的个人经历无关，但其中的一段经历确实启发了我写作这本书。像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拥有一个功能健全的身体，且认为身体行为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比如抬头或用指尖触摸物体这些小动作。我一直身强体健、行动灵活自如，直到几年前的一场病痛来袭。那时，我的颈椎间盘突出，疼痛难忍，之后左臂突然变得麻木，不得不做了颈椎间盘手术。神经外科大夫说，我的病况是他做过的逾千例手术中最为严重的。这次手术成功让大夫很是自豪和喜悦，但却丝毫减轻不了我术后的痛苦。接下来的两周，我基本只能平躺在病床上。为了告诫我抬头时需要多么小心翼翼，他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人头部的尺寸和重量大致相当于一个保龄球，而脊椎就像向日葵的茎秆，承受着保龄球的重量。因为不想让过分劳累的可怜的“茎秆”再“折断”，我谨遵医嘱，静静地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由于急着想做些脑力活动，我便开始思索人体。我发现可以把一张活页纸平放在自己的胸口上，不用看着也可以做笔记，只需要偶尔把它斜立起来，检查一下字迹是否清晰可读。在卧床养病等待痊愈的大部分日子里，为了消磨时间，我读了大量关于人体的书籍，并在含有“耳朵”“肚脐”“脚趾”这种字眼的标题下面，随心所欲地做了很多潦草的涂鸦式笔记。它们堆满了我的床边。老普林尼（巨著《自然史》的作者）曾提

到皮鲁斯王（古希腊伊庇鲁斯国国王）脚趾恢复功能的故事，这一故事又让我想起了玛格丽特·福克斯（通灵师、唯心论者）以及美国通灵论的兴起。胡迪尼（美国魔术师）给他助手的暗示，让我想起了耳朵顶端的达尔文结节（动物耳尖的遗迹）。如果没有玛丽·利基（英国史前考古学家）在莱托里发现的那一排古人类的足印，就很难想象，尼尔·阿姆斯特朗（美国宇航员）是怎样小心翼翼地拍下他第一次穿着靴子在月球上留下人类足印的照片的。每次因试图抬起头而产生的背部疼痛，都会让我想起科学家的论断：疼痛源于我们进化成了尴尬的直立行走者。作为哺乳动物的我们，脊椎曾平行于大地，但为了满足远眺的野心和抢夺的贪欲，我们最终将头颅抬高、将双手解放，将脊椎神经和保护层紧紧挤压在一起，费力地从爬行动物变成了直立的人类。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已经开始一本新书的创作准备了。只要能坐起来，我就一头扎进关于人体的研究中。每一份原始资料都能带给我新的发现。对于这个课题，我还尽早地咨询了专家。由于对文化和自然两个领域都感兴趣，我不禁注意到：很多我们喜闻乐见的有关人体的传说，都源于我们对人体自然历史的想象。最令我着迷的是文化和自然的交叉领域，即二者结合所创造出的“混血儿”，《亚当的肚脐》正是这样一个“混血儿”。

我们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对人体进行研究。医学家积极探索强大的身体管理系统，它们部门众多，功能各异，包括骨

骼、肌肉、神经、消化、呼吸、心血管、内分泌、淋巴等。古人类学家则倾力找寻我们祖先的身体遗存，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反射论学家，还有其他各种学科的专家，都在不同的主题之下探讨人体中的学问。运动员把自己的身体塑造为艺术品。各类书籍则专注于讲述自我形象、吸引力、性活动、美容、营养、锻炼、肉体的罪恶等方面的内容。

因为这些角度都不契合我的兴趣点，所以我的新书《亚当的肚脐》将另辟蹊径。我会从上至下、从头到脚顺着人体——男人和女人身体的各个部分，逐一进行论述。在风格上，我模仿的是16世纪中叶在法国兴起的一种奇异的诗风。一位名为克莱芒·马洛的流放诗人激发了一众名声显赫的诗坛大家，他们开始创作“解剖式徽章”——颂扬女性身体各个部分的诗歌。对身体部位的称颂早有先例。14世纪初，彼特拉克^①曾写诗赞美他的爱人劳拉的眼睛，还有后来的萨索费拉托也曾作诗称颂女性的乳房。这一众法国诗人的创新之处在于：他们把倾慕崇拜之情转移到“心灵之窗”眼睛和“养育之胸”乳房之外的女性身体器官上。当然，在这些诗人中也有反对的声音。历史学家南希·威克斯写道：“劳拉令人难忘、激动人心的眼神，实则传达着严肃庄重的主题，如果将这种写法用于描写散乱的牙齿和脚趾，结果会荒诞而滑稽。”再者，这些颂诗通常都是直白的描写，所以，当歌颂胳膊肘的诗歌被唱起时，

① 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诗人、欧洲人文主义的先驱。——译者注

听起来必定是傻里傻气的。但威克斯承认：如果马洛用中规中矩的传统诗歌赞美女性的身体，那么他就不可能开辟诗歌沃土，不可能如此活跃，并引领诗坛。自那之后，各种饱含着对人体的或赞美、或指责、或爱慕、或憎恶的诗歌，很快便大量涌现。

在某种意义上，《亚当的肚脐》正是颂扬诗和反颂扬诗的更新版，内容聚焦于人体的文化史如何反映了它的自然史。虽然我排斥赞美诗诗人动辄就用的拟人化手法，但还是要向我们的身躯致敬，不管它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平凡的还是神圣的，毕竟它承载了我们从生到死的所有思想。人们对它的感受有着巨大的差异，有人赞美，有人责骂，尤其当我们把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依存的身体器官放大，并仔细观察时。我喜欢被民众驱逐的“暴民”科里奥兰纳斯（莎士比亚历史悲剧《科里奥兰纳斯》的主人公）对身体部位的描述：

高贵的头，警惕的眼；

心为谋士，臂是护兵；

腿如骏马，舌发号令。

事实上，我舍弃了“谋士之心”（心脏）未谈，只专注于讨论身体的外在部分。奥斯卡·王尔德曾讥讽道：“世界的奥秘不是隐形的，而是可见的。”因此，我在本书中不谈看不见的肺、心、骨，只探索人人可见的身体部位：脸、口、耳、眼，

鼻、肩、臂、手，胸和乳，以及腹、脐、腰、生殖器、臀、腿和足。

这些部位正好分属三个独特的区域，每一区域反映了不同的进化历程：头和脸、手臂和躯干、生殖器和腿。三个区域不仅是简约的学术概念，它们的划分还具有科学依据：当代解剖学和生理学、与其他灵长类动物的比较和人类祖先的化石遗存，都证明了这一点。每一区域都留存着进化的痕迹，都激发着人们丰富的文化想象力。本书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论述：“总司令部”“世界之重”“傲然挺立”。这些标题既反映了每个区域的自然演化史，又是一个强有力的隐喻。

我选择以从上到下、从头到脚的顺序来写作的原因有两个：（1）这让整本书看上去更像一个故事或一段旅程，比一个呆板的体系更吸引我；（2）我记得人的成长都是沿袭这一进程的，新生儿最先能够控制的就是眼部肌肉，渐渐地开始意识到，并能控制脸部的肌肉，然后便到了令人心醉的重要时刻——他开始有意识地微笑。接着颈部肌肉也逐渐强健起来，使得头部不再左摇右摆。最后，婴儿对自己的躯干也有了自主意识，曾经无法控制的手臂和腿也不再只是笨拙的“附属物”和“咀嚼玩具”，而变成了可以服务于其他部位的灵巧的小手和跑跳自如的脚丫。

遗憾的是，由于版面所限，本书中有许多题目只能被舍弃，比如：牙齿、隆胸、胡须、增肥、减重、肘膝，还有肤色和种族主义这样的大课题。在这趟身体之旅中，有些标志性的

器官是必须要写的——如警觉机敏的眼睛。我时常觉得写这本书的过程就像旅行，我常常会在吸引我的地方驻足流连。我探寻人类脚趾的神奇命运、颂扬我们的眉毛这样细枝末节的部位，就像是将“黑洞密度”这样不可思议的物理现象浓缩进一个个微不足道的题目中。人类身体的每一个部位，从来都不缺乏自然传奇和文化历史。

序曲：体肤之奥

若灵魂可见，或身体可触，
哪一种情形更幸福？

——叶芝，爱尔兰诗人

一张完整的、功能多样的膜状物覆盖全身，将身体器官巧妙相连，才使我们有了惠特曼所称的“完美的躯体”。皮肤是面积最大的人体器官，它是如何包裹、盛装着我们的身体的？人失去皮肤的保护将会怎样？一个古老的希腊神话是最好的说明。

在希腊神话中，林神玛息阿发明了双管长笛。还有一种说法是，双管长笛是女神雅典娜发明的，但随后将它丢弃了，由玛息阿捡起。不管玛息阿是否发明了长笛，他能用它吹奏出美妙的乐曲，并为此得意扬扬。这激怒了竖琴大师太阳神阿波罗，二人相约一场“音乐角斗”，惩罚失败者的方式可由获胜者任意选择。由于过分陶醉于自己的音乐，玛

息阿竟稀里糊涂地同意了。在首轮较量中，二人势均力敌、打成平局。于是阿波罗玩弄心机，欺骗玛息阿说自己可将竖琴倒立着演奏，并要求玛息阿用长笛为他伴奏。面对如此奇怪的“炫技”，玛息阿只得认输。于是阿波罗把玛息阿绑在树上，残忍地将他的皮生生剥下。

这一令人发指的恐怖故事，在希腊艺术中流传已久。16—17 世纪希腊古典文化复兴之际，该故事又被重提。意大利画家丹尼迪将此故事描绘成一幅田园美景，而提香则再现了故事的残忍血腥：玛息阿被悬吊在树下，正在被阿波罗剥杀。意大利雕塑家安东尼奥·科拉迪尼也在一座新古典主义的大理石雕塑中生动地再现了这一情景。虽然故事恐怖，但作品优雅，和科拉迪尼的另一尊浪漫的雕塑作品《西风之神》并置，两件作品现存放于伦敦的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静立于博物馆的穹顶主厅。雕塑作品中的阿波罗年轻、英俊、头戴王冠，肆意挥舞着一把骨柄刀，正在剥下玛息阿右大腿上的皮肤，被剥下的皮肤就堆叠在刀前。

早在公元前 1 世纪，诗人奥维德就生动地描写过这一恐怖场景：

……他厉声尖叫

阿波罗剥下他的皮，他的整个身躯

都在战栗，鲜血四处横流

肌肉、血管裸露在外，他在抽搐、颤抖，